

香港 / 梁凤仪 著

大家族

尤勇 江珊 麦文燕 主演
上海电视台 改编成电视连续剧



梁凤仪影视作品系列

中国文联出版社 香港勤+缘出版社

I247.57/244

大家族

上海电视台 改编成电视连续剧
尤勇 江珊 麦文燕 主演



香港 / 梁凤仪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香港勤+缘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家族/梁凤仪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1.5

(梁凤仪影视作品系列)

ISBN 7-5059-3686-7

I. 大… II. 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3175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01—2001—1835 号

书 名	大家族
作 者	(香港)梁凤仪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秦启越
责任印制	邢尔威
印 刷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10 千字
印 张	9.5
插 页	3 页
版 次	2001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115 册
书 号	ISBN 7-5059-3686-7/I·2833
定 价	17.00 元

封面照片及插页剧照由上海电视台创新社提供

全国政协常委黄克立
(右一)，妻子林金华与长子
黄宜弘，长媳梁凤仪合照。



与丈夫黄宜弘博士参观
西昌的中国航天火箭基地。



与老舍儿子舒乙、香港文学
家曾敏之同获全国散文特别大奖。



《大家族》剧照

再 版 序

我的书一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对人民文学出版社栽培之恩,永志不忘。今年,中国文联出版社与香港勤+缘出版社达成合作协议,我们希望仰仗文联具实力的编印和发行,配合二〇〇一年将面世的很多改编拙作的电视剧全面改版,以一个新颖鲜明的面孔与我的读者见面。

这些年来,我无论是在各地签名售书,还是到大学演讲,都有很多读者热情地与我交流,又收到各地很多读者的信,奈何工作太忙,没法有充足时间回应。谨致歉意。

诚恳地希望广大读者喜爱我的作品,欣赏我的电视剧,再次衷心地感谢你们的支持。

梁凤仪

二〇〇〇年八月一日

序

写豪门故事一般特别受读者欢迎。

在香港这财经中心内发生的故事,似乎也容易跟豪门扯上关系,因为执金融业牛耳,领企业界风骚者,都是城内的大亨巨擘,无不富甲一方,名满寰宇。他们的家族故事自有很大的吸引力,且一定带着神秘感,只为真正接触他们的人不算多。

我在实际生活与工作上,偏巧能有机会认识他们,甚至跟他们有私交来往,也有业务交易,故此,可以体会他们的个性仪表,了解他们的办事作风,也洞悉某些与他们有关连的商业个案,于是下笔写他们的生活细节、精神面貌、工作习惯,以至于人生价值观,都比较容易与轻松。

然而,直至目前为止,我写的所有故事,有其存在于今日社会的可能性、真实性与准确性,却从不能让读者对号入座,因为我并没有把一个真人的整体故事搬动到故事里头。

我只需要读者念了小说,觉得有趣之余,还有共鸣,从而会心微笑,或是感慨叹息,一抒胸臆,我就于愿足矣。

豪门内的人也不过是人,凡人有好有坏,有贤有愚,有美有丑,故而《大家族》中,我并不故意丑化财阀,也不刻意表扬富户。我所赞扬的始终是人性的善良的一面,所诅咒的一定是人生的一总丑恶。

《大家族》在写作上是我的一个新尝试。这本小说并无下集,读者一口气念毕,会享受到一个完整的故事。但,《大家族》

是一个系列式的故事,换言之,在《大家族》内的男女主角,会在下一部“大家族”系列小说《情霸天下》内依然出现,却可能变成了配角,或甚至是跑龙套。

如此下来,当写完了好几本“大家族”系列的小说时,希望会令读者们有一个感觉,似是跻身于本城一班财经巨子之间,跟他们的亲属朋友相熟,更知晓他们的家庭故事,又对他们的商业行动与手段、政治目的与思想,都有起码的认识,则我和读者玩的这个“游戏”就成功了。

希望你们会喜欢这个“大家族”的系列小说。

梁凤仪

月黑风高，夜凉如水。

阴霾密布着整间坐落于本城半山梅道尽头的荣必聪府邸。

只怕在天亮之前，荣府就有不测之祸，不只一个属于荣府的人要魂归离恨天。

荣府的掌舵人荣必聪，默默地坐在他那豪华宽敞得似皇宫的睡房角落的一张古董高背椅上。

只那张高背椅就已价值连城，考证是法国拿破仑曾坐用过的。三年前在法国最有名的堪尔吉斯古董店拍卖，以高达三十二万美元的价钱被法国百利福财务集团买下，送到香港荣府来，作为荣必聪五十岁寿辰的贺礼。

天地间没有白做的人情。

全世界的财经界都知道荣必聪以及他那群亲密的好友，也就是本城的另一班顶级富豪，都是法国百利福财务集团的客户，他们在欧洲的金融投资全由百利福打理。

三十二万美元的礼物，根本是鸡毛蒜皮，都不知是每月百利福在荣必聪身上所获盈利的百分之几。

今夜，坐在这张象征着江湖地位的古董椅上，荣必聪脸色沉重，神情落寞。

从荣必聪的眼神可以透视出他极度的忧伤与失望，像一个

忽然转醒的心,犹自挣扎在返回现实与留连美梦的边缘之上,不知如何是好。

那一脸的狼狈,竟见于平日雄姿英发、不怒而威的荣必聪身上,实属离奇。

就在这个月,荣必聪成为风行全球企业财经界的《财富杂志》的封面男郎。那张荣必聪的半身照片,就很能拍出他绝世无双的风采与笑傲江湖的神韵来。

相片出自誉满寰宇的摄影名家查尔奥里斯之手。《财富杂志》以重金二十六万美元礼聘查尔奥里斯,自英国老家专程来港,为荣必聪照像。

香港人对查尔奥里斯可能不太熟悉,但一提起他们下的几位高足,就知道他的分量如何。其中两位是英国女王伊莉莎白二世御用的摄影师,另一位根本就是女王之妹玛嘉烈公主的前任夫婿,都是在摄影艺术上有肯定地位和成就的人。

纵使是青出于蓝,但查尔奥里斯在其本行内的声望可想而知。

的确,他宝刀未老,来港工作了两个星期,跟在荣必聪身边生活,以捕捉他的种种神态表情,终于拍出了一系列的精心杰作来。

其中他最满意的一幅,交给《财富杂志》做封面之用。

这幅荣必聪的照片,最棒的地方在于让人一眼望去,就感觉到荣必聪有极深的内涵。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像个发掘不完的宝藏,只要你有本事透视,知道开启宝藏的钥匙所在,就可以与他分享权位财富,就能够伸手捡到或多或少的便宜。

故而,这幅照片跟荣必聪真人一样有吸引力。

简直是魅力四射。

众所周知,要成为《财富杂志》、《时代周刊》这等刊物的封面

人物,不是金钱与权位所能交换得来的。

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先生的照片就曾作为《时代周刊》的封面,并题为“MAN OF THE YEAR”。

《财富杂志》在国际传媒中的分量与《时代周刊》是各有千秋,分别只在于前者是报道全球企业的一把手,与后者各自在经济与政治上分庭抗礼,各领风骚。

这个月,荣必聪就是以他在商业上的成就,应《财富杂志》的请求,作为封面人物,那篇有关封面的专访题目是《本年度的财经界巨人》。

这位巨人在上半年内,一共做了两件震撼全球企业界的盛事。

目前,注资中国重点城市的各国财团,多如恒河沙数,已到见怪不怪的地步。

荣必聪之所以在宣布对中国投资一事上,显得与众不同,就是他放弃了在上海与广州两地的三个回报率极高的地产发展合作计划,把重资押于一个发展北京城的庞大商住中心计划内。从经济效益上说,是轻重倒置,舍近图远的,然而,荣必聪却隆而重之地宣布,他将亲自监管整个发展计划,务求尽善尽美,使之成为傲视全球的一个模范商住中心。

在荣氏企业的董事局闭门会议上,荣必聪和颜悦色地对十多位名誉董事与执行董事,包括他的一女一子荣宇与荣宙在内,解释他的这个决定。

只一句话:

“这是我对国家争取北京主办二〇〇〇年奥运的一个信心表示。”

稳占整个荣氏集团百分之七十八股份的荣必聪,从来都是一言堂。

荣氏股票在市场上是蓝筹大股东，在有史以来的股灾之中跌幅最少，每年必有令小股东满意的增长与利息，这就使他的一言堂作风变得绝对可以接受，且顺理成章。

谁还敢反对？

只除了一些别有用心的报章专栏，仍会在文章中加一两句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刺耳话，写道：

“荣必聪此举，是不是更有利于他以及荣氏在中国的前途，不得而知。”

现今城内举凡有亲中的行动表现，就会有持不同政见者在作各种揣测。

荣必聪这种经历无数大起大落市场风暴的人，当然不会把这些评论放在心上。

君子坦荡荡，若非如此，怎能成大器，做大事，当大人物？

无疑，他此举是一项国际知名的投资大行动，海外各国传媒均争相报道。

实际上，荣必聪的商业活动是横扫全球的，无远不至的。

令所有传媒都不得不齐声称颂的另一项商业行动是，他独力把西德三大重工业之一的佛烈瓦特企业的控股权在善意收购下承接过来。

西德的佛烈瓦特企业之所以落入荣氏手中，那就要拜东德国墙拆掉之赐。

一点都不夸大，西德经济就为此而乱了阵脚，个中的关连至为复杂。佛烈瓦特的根本底子已经因为日本重工业的成绩蒸蒸日上而变得虚弱了，再经过近几年来经济不景气的冲击，生意质量与市场需求脱节，于是只好寻求有新市场关系的股东注资。

谁不知道中国市场庞大，只要能拿到一张省政府的合约，把某项发展计划所需的机械制造给了佛烈瓦特，就是一剂强心针，

甚至是起死回生的灵药。

荣必聪在中国,当然多的是关系与门路。

如此的集财与势于一身,谁与争雄。

要得到荣必聪的援手,佛烈瓦特只有好好地跟他商议,以一个合理之中接近便宜的股价,将股权让给荣氏。

除非是自己名下有关的业务,否则,谁会在商场上悉心地给予照料。

于是,荣必聪便又趁势在他的跨国企业版图上侵入德国,加上他一向在美国有庞大的地产投资,名副其实的雄踞欧、亚、美三大洲。

荣氏企业霸天下,已成近月来的城中佳话。他成为《财富杂志》的封面人物,合情合理。

踌躇满志、独领风骚的荣必聪不应有遗憾。

可是,事实并不为人所知。

荣必聪心上有的千千之结,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是解不开。

更是理还乱。

正如这一夜,面对弥留之际的发妻庄钰茹,他有无穷的怨悔、无言的悲哀、无边的困苦与无尽的恨痛。

庄钰茹还差几个月才满五十岁,像她这么一位在众人眼中几乎有齐太阳下所有的女人,天不假年,实实在在地令人惆怅,教人惋惜。

她未到二十岁就嫁给荣必聪,三十年的婚姻原来不算短,夫妻恩爱,又育有荣宇与荣宙一女一子,更见理想幸福。

没有人会知道庄钰茹临终仍耿耿于怀的一件平生憾事,据理力争,遗恨遗恼遗怨,甚而遗债于人间。

庄钰茹出身本城世家,是庄经世的二女。

庄经世原籍广东，战前就已到香港发展，他从零到亿的故事，跟香港其他南下的富豪一样，引人入胜，为人津津乐道。

庄经世之所以发迹而成本城巨富，开枝散叶，建立了这个香江名门，市场传言说他是靠掘海沙、凿山石发的达。

战后的香港，百业待举，建筑业慢慢旺盛，海沙与山石都是建筑的必用材料。庄经世就有办法从广东沿海的省份，诸如南沙和珠海，淘沙移山，飞沙走石，实在这行本少利大。

庄氏最聪明的地方还在于不只从建筑原料上取得经济效益，且还在地产投资上获得难以想象的巨利。

庄氏建筑每次把沙石转售地产发展商时，如果庄经世认为该建筑物地点好，他就宁愿收价廉宜一点，也必附带一个交易条件——让庄氏可以占业权的一个百分比。这无疑是在占地产发展商的心血，在物业上兼收并蓄。结果，战后的二十年，庄氏地产集团发扬光大，辖下分别拥有庄氏建筑、庄氏土地发展、庄氏物业股份、庄氏房产管理、庄氏测量行等机构，目前已由庄氏的第二代接管。

庄经世的家族跟香港其他有名的家族一样，在本城逐渐开枝散叶，建功立业时间不算长，并不如小说《红楼梦》中的荣宁二府那么错综复杂，反正建埠也不过二百五十年，真正来此落地生根的不会超过三代。然而，族谱已具雏形，子孙开始繁衍，也是蛮热闹难缠的。

庄经世公开的有一妻一妾，嫡室庄傅秀珠是他年轻时在广东故乡娶的亲，在战前就跟了他来港创业。传闻这傅秀珠是很能帮夫的，故而庄经世对她非常尊重，纵使在外头花天酒地，明目张胆地三妻四妾，依然给他元配夫人应得的一切权益与礼数。

说得不避嫌一点，江湖上对庄家，有过清朝四大疑案之太不下嫁以保天下的凄迷传说。

为什么当年中国大陆跟香港关系特殊，庄经世竟有本事搬沙运石，出入禁境，把握何在？

这种人际关系，若是靠庄傅秀珠去建立的话，她靠的是什
么？无非是她手上拥有的条件。

年轻时的傅秀珠，只一句话，她有着女人最优秀的原始本钱。

一切就尽在不言之中。

无人会深究，亦无人敢追寻。

总之，今时今日，庄经世已是垂暮之年，庄氏集团老早在嫡系长子庄钰华与长女庄钰萍之手。庶室庄罗宝芬所生的孩子，在庄家的地位上，是差太远了。

回头来说二女庄钰茹，如何嫁给荣必聪，又是一段坊间很多人乐道乐闻的故事。

三十多年前，荣必聪其实是庄经世商业王国内的一员猛将，直率一点说，荣必聪是庄经世带他出的身。

荣必聪是人如其名，年轻时已聪明盖世，加上自身勤奋，一旦机缘巧合，就在商场上大显身手，锋芒毕露。

市场上老早就有传言说庄经世要招郎入舍，把长女庄钰萍嫁给荣必聪。

事实上，两人是的确走在一起一段日子了。

忽然的，有件出人意表的事情发生了。

荣必聪在一次赴大陆公干时，被政府拘留着不放，受到严重的控罪，内容实情并不外泄。

当时，中港之间的传媒对这种新闻并不作兴积极报道，故而，是项消息只不过为城内财经企业界人士知悉。彼此又都投鼠忌器，也算是事不关己，已不劳心，于是没有人认真在意，只传说荣必聪走运黄金，故而惹祸。

且人们以为，荣必聪只不过是庄氏集团内的一名得力助手而已，故没有什么研究的兴趣与价值。

直至两年后荣必聪才被判无罪释放回港，忽与庄经世的二女庄钰茹闹上大大的一次恋爱。这位庄家二小姐在遭受到庄经世极力反对她的恋情之后，愤而与荣必聪私奔，逃往美国双宿双栖，这才引起了香江上层社会的议论纷纷。

人们一方面理解庄经世不愿意把女儿嫁给一个有过如此不良操守的青年，另一方面又情不自禁地投这对勇敢地排除万难相恋的小情人一票。

更多的人对庄家大小姐庄钰萍的所为不忿，觉得她抛弃荣必聪有点说不过去。

终于，荣必聪携了庄钰茹到美国去另创天下凡三年之久。

在他们于纽约的金融界稍稍闯出了名堂来后，庄家把他们召回香港，归入庄氏集团的劲旅中去。谁知荣必聪更有志气，终于自立门户，另起炉灶，成为企业巨人。

自此，荣必聪再以美国证券生意为起步点，反过来在本城的金融领域内驰骋，终至风生水起，执财经行业的牛耳。

今时今日，以荣氏金融投资集团为首的一大堆荣字派企业，包括寿荣钢铁、佑荣地产、保荣纺织、昌荣投资、启荣贸易、光荣电子等，都是荣必聪自美国回到香港后，于二十多年间，趁着本城有过的几次大风大浪，以他惊世的机智，骇俗的才干，把企业建立起来的。

荣氏王国一点不比庄经世的弱。

唯一输给他岳父的是，江湖中人始终念念不忘荣必聪有过在中国走私黄金的那段历史，觉得他充其量是江洋大盗，尝试立地成佛。只是他现今名成利就之际，也就没有人再翻这桩案件了。

可是，庄经世呢，是香江之内的堂堂世家，书香大族，宛如光洁炫目的无瑕金刚钻，叫人左看右看仔细看，都看不出瑕疵来。

到今天为止，香港顶层社会内的富豪，比试的不只是以亿元为单位的身家，也蛮讲出身，重清白。

因而出现了两大派别，一派是名门正派，另一派是暴发世家。二者高下尊卑有别。

庄经世当然属于前者，就在这个层面上，他才能把自己的女婿比下去。

三十年来，庄钰茹与荣必聪的婚姻是受人称颂的。

五年前，当他俩庆祝二十五周年银婚时，一时成为本城佳话。

对于银婚的庆祝，庄钰茹比荣必聪紧张得多，她对丈夫说：

“我要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和你成功地在一起生活了二十五年。”

荣必聪听了，起初没有做声，过了半晌，他答：

“我以为已是人所共知、街知巷闻的事了。”

庄钰茹把嘴唇向上一翘，就说：

“我要一网打尽，无一漏网。”

庄钰茹那两句回应的话是别有用意的。

这么一说，等于又赏了丈夫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得荣必聪金星乱冒。

他忍不住答：

“你何必逼人太甚，她从来都知道自己比不上你，也没有做过任何非分的要求。”

“对，对，你说得颇对。”庄钰茹连忙回答，“全世界最伟大、最贤淑的女人就是你那位郭慧文，是你说的，她什么非分的要求也不会提出来，这句话我记住了。”